

## 一首词一座城

□左传海

红藕香残玉簟秋。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

花自飘零水自流。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

《一剪梅》，易安居士的，一首特工巧的别情之作，脍炙人口，其妙处已有人尽说，此处并不想赘述。只是近来倒是对这首词的创作时间与地点有了些许想法。

元代伊世珍作的《琅嬛记》引《外传》云：“易安结缡未久，明诚即负笈远游。易安殊不忍别，觅锦帕书《一剪梅》词以送之。”从此看，这首词应是李赵二人新婚不久后的作品。

然而，现代词学家王仲闻在《李清照集校注》卷一则提出了不同意见：“清照适赵明诚时，两家俱在东京，明诚正为太学生，无负笈远游事。此则所云，显非事实……《琅嬛记》乃伪书，不足据。”李清照在《金石录后序》也曾说，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嫁与赵明诚，婚后伉俪情笃，有共同的兴趣爱好。而后李赵二家相继蒙难——清照之父李格非在党争中蒙冤，明诚父亲赵挺之受迫害被罢黜宰相之职，不久溘然长逝。李赵二人被迫离开京城汴梁，在这以后时有别离。别离不免勾起李清照的许多思念之情，写下了多首词篇，这首《一剪梅》是其中的代表作。

结合以上两种说法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这首词是李赵二人离开汴梁之后的作品。

那李赵二人离开京城之后到了哪里？到了青州。

青州乃赵明诚母亲娘家所在地，也就是赵明诚的姥姥家。

二人到青州的时间是大观元年（公元1107年）的秋天。从此在青州一住二十年，这曾是一段多么安静祥和的幸福时光啊！

“余性偶强记，每饭罢，坐归来堂，烹茶，指堆积书史，言某事在某书、某卷、第几页、第几行，以中否，角胜负，为饮茶先后。中，既举杯大笑，至茶倾覆怀中，反不得饮而起。甘心老是乡矣！”《金石录后序》中这几句话即是这段美好时光的真实写照。

再幸福的生活也少不了这样那样的插曲，这插曲就是夫妻间的短离与长别。

短离是赵明诚以青州城为中心所作的各种游历，而这种游历显然有些是李清照本人不能跟随的；长别是指徽宗宣和二年（公元1120年），赵明诚被任命为莱州太守独自赴任。短与长可能仅仅是时空上的体现，然而，在多愁善感的女词人心中却掀起无尽波澜。《一剪梅》抒发的就是这种短离与长别后的情绪——香残秋凉，离人远行，只能独自睡去。仔细听天上雁群飞来呱呱长鸣，凝目看窗外月光洒满西楼。烦恼如同浓浓的一团云笼罩在她四周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
这幢楼啊，这座城啊，如何能容得下如此多的相思离愁！



## 天风摇曳宝花垂

□文/图 迟玉红

青州偶园凌霄长廊

原来，不用去山水间觅一座桃花源，在古城的每一寸时光都是唯美的。哪怕老得头发白了，彼此结结巴巴地唠嗑也是一种幸福的表达方式。

初知凌霄花的名字并感觉它充满了神秘感，是在上世纪90年代读到舒婷老师《致橡树》中的诗句：“我如果爱你——绝不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”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，我的脑海中凌霄花是山野里的菟丝子，它缠绕在林木上，开着米粒般的小花，细瘦的蔓藤在山风里摇曳着，如纤弱的农家女子摇着手帕，遥望忙碌耕作的山民。年轻的我像一阵青春的风一样，读不出诗句里的爱情，也读不出橡树的伟岸与高大，只觉得那只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境而已。

让我对凌霄花情有独钟是在去年六月，因夥巷街的奇遇让我对它一目惊鸿。据说夥巷街一直流传着清初重臣冯溥和房可壮两家的故事，还有民国时期公馆街的名字缘由。为了一探究竟，我在一个夕阳铺满街巷的下午，来到了此街。

在这里，我看到了门楼上长着几撮野草的张公馆，在历史的潮流中还原着本色。在公馆西侧，有一所黑漆木门紧闭的小院，一丛凌霄花攀援在檐角上，以高傲的姿势绽放在夕阳中，门前落满了花。我想轻扣一下门栓，哪怕只是有人轻轻地回应我一声咳嗽，哪怕有蝉儿从门缝间飞出来，都令我期待。

涂满余晖的小巷是静谧的，光阴好像在穿梭，霎时便回到了童年的时光里。我像个探险家来到此处幽静的小巷里，看到了最幸福的一幕。张公馆的东邻是一所大门敞开的院落，门框两侧贴着一副红对联，写有“家增财富人增寿，春满庭院福满门”，一架梯子斜靠在迎门墙上。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妻，面对面地坐在大门内。他们似乎在私语，似乎在说着家长里短，我看到老翁的脸上尽显温柔。老妇人背对着我，但我能从她的背影里，读到他们平静如水的日子。

时隔一年多的一个秋日，我再次循着凌霄花的风韵来到此街。

那所黑漆木门依然紧闭着，门院上的凌霄花还在，还如去年的样子。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明年花开复谁在”，站在花前的我还是去年的我，而花儿还是去年的花儿吗？

张公馆东邻老夫家的大门依然是敞开着，门楼上的丝瓜仿佛细说着流年，沿着檐角

垂下来，那架梯子依然斜靠在迎门墙上，门内的摆设几乎没变，只是我看到老妇人独自推着四脚助步器的背影。老翁去哪里了？一个板凳空落地放在那里，我想或许是他去厨房里给老妇人做午饭了吧。大门口的红对联“辞旧岁吉祥如意，迎新春喜气满堂”，足以说明喜气满堂，福寿双全。他们的爱情岂不是像凌霄花一样，既没有依靠别人来让自己变得强大，也没有借别人的高枝来炫耀自己；他们既没有水云间，也没有桃花源般的生活，过着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日子，世间还有比“不离不弃，终老一生”更高尚的爱情吗？

因参府街上有清代参将署旧址、南营街上有清代武状元府旧址和明代高唐王府巷的原由，我从春日的槐花飘香、蔷薇帘卷到秋日的凌霄映日，总是来这些街巷中驻留片刻，希望与每一朵花、每一种花色有一段奇遇。沾上故事的花儿才是动人的，哪怕是遇着一场小雨、一朵白云、一袭秋风，都是带有生活的气息。

不知是谁把一本季羨林先生的《一蓑烟雨任平生》遗落在大门口，丢在阳光里。我坐在门墩上翻阅着书籍，读他童年的时光，“我的村是在县里最穷的，我的家是在村里最穷的……”而他的童年生活像迎着朝阳的凌霄花，迎着人们的笑脸奔去。“披云似有凌云志，向日宁无捧日心”，这不是他的生活写照吗？

我又读他追忆与见过两次的老舍先生在理发店的偶遇，那天只是碰面打个招呼，等他去结账的时候，老舍先生早已替他结了。我在想他们之间的情谊如同凌霄花，不及香远情亦真。“直饶枝干凌霄去，犹有根源与地平。不道花依他树发，强攀红日斗鲜明”，世人赞美凌霄花的执拗和血性，敢与红日斗妍，它宁愿停止生长，也不愿匍匐在地。老舍先生便是如此吧！

这个上午，东门大街云门书院朗朗的读书声、巷口老年人手中棋子的敲落声、南营街遗落的书香，还有绕过云间的雀鸣，在这些奇遇里捕捉的凌霄花影，绽放在岁月的枝头，怎不令人去追念。它蘸着秋日的色彩，阅尽繁华是你，写尽万水千山是你，落笔之处也是你。



花事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  
wanbaofukan  
@163.com  
请在主题标注  
“望海听风”。



2022年10月24日  
潍坊晚报

2022年10月24日

星期一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曾艳